



手指撥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  
或沉思悠悠低谷，或停頓蒼鬱林道、或勇闖巍峨山巔  
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  
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  
走過崎嶇，就能讀享蔚藍晴天。

\\天下雜誌

## Library Weekly News

發刊日期：104年03月03日

期數：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週

發行單位：教務處/圖書室

## 新知鮮聞

### 本校「漂書站計畫」

募書期限104年3月10日止，歡迎  
教職同仁共襄盛舉！

#### (一) 募書原則：

- 以青少年讀物、勵志、休閒、文學等類別，適合大眾閱讀之書籍或雜誌為主，無版權問題或破損、缺頁、泡水、污損、塗鴉等情形。
- 暫不募集：廣告文宣、特定宗教、限制級圖書、漫畫、參考書（教科書）、考試用書及百科全書等。
- 募集書籍或雜誌有效性：亦可參考教師會報。

項目	出版時間	備註
雜誌	商業、週刊、時尚、有時效性出版品	6個月(含)以內
	文史、藝術、手工藝、語言學習(附光碟)、旅遊等出版品	2年(含)以內
書籍	商業類、大眾文學、心理勵志、童書、親子教育、休閒旅遊等	5年(含)以內
	言情小說	3年(含)以內 經典或名著不在此限
	電腦圖書	1年(含)以內

#### (二) 辦理流程：

- 放漂人將書籍或雜誌送交本校圖書室。
- 經管理員檢核通過，放漂人簽署「漂書同意表」。
- 圖書室管理員張貼漂書標章於書封（或藏書票貼在書籍內頁），由閱讀團隊上架至校內漂書站。

## 《一切都是剛剛好》楊重源：連續九年上塔須義診，我仍怕高山症(下)

資料來源：摘錄自博客來OKAPI／陳怡如採訪、整理、撰文（詳文參考《一切都是剛剛好》乙書）

### 【教育可以肥沃人心】

原本是來塔須行醫，卻遇上二〇一〇年青海的一場地震，把塔須唯一一所好不容易在二〇〇八年籌建的小學震壞了。嘗過被一文錢逼到絕境、差點與醫學院絕緣的苦，楊重源早就期許自己，如果有能力，一定要幫助窮人家的孩子。於是這一回，楊重源決定擔負起重建希望小學的費用，並支付每年教師薪水與部分行政支出。



這不是開玩笑的小數目！但楊重源用阿Q態度面對事情：只想當下，能做多少就算多少，不多想明天以後的事情，如果想太多，恐怕連今天的也不用做了。「唯有教育才能脫貧。我也是因為教育，才有機會幫忙別人，我何其幸運能走到這裡？有多少跟我同年齡的人，迫於命運而失去能力。為什麼我要讓這故事重演？」

在楊重源心中，教育跟醫療一樣，是人的基本權利。塔須的學校，就算他不協助重建，他相信未來一定還是有人會一肩扛扛起，「我不過是提早讓它發酵而已。」就算目前預算只能支付這些孩子完成小學，但他相信，希望種子播種下去，當這群孩子為人父母以後，就會有比較肥沃的土壤，他們的孩子也更有機會茁壯。

### 【立志為窮人服務】

這些年，台灣心理諮商服務或者坊間身心靈修練的課程不斷湧現，背後意味著台灣人集體的空虛與無力。在身心科服務多年的楊重源，也總是為門診的不快樂病患所困惑了：「為什麼明明台灣好富有，卻不快樂；塔須好貧窮，可是他們都很自在？」

也曾有人邀請楊重源加入自費諮商的醫療團隊，或為身心靈講座授課，他全都拒絕。當年選擇行醫，不就是希望可以賺錢脫貧？若可以賺更多錢，不是可以幫助

更多窮人？為何他有如此令人跌破眼睛的決定？「我不喜歡商業行為，所以我不做自費。當我選擇自費，永遠都是服務有錢人。我的邏輯是，每個人都有健保卡，只要他願意掛號，我就願意為他問診，他沒有健保卡，我們就幫他生出健保卡，這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。」談到與窮人弱勢站在一起，楊重源相當堅定，甚至驕傲。

除了決定要用健保在診間看病，楊重源記得小學時學校經常發起冬令救濟活動，那份溫暖，他至今依舊印象深刻。於是，他有了自己的冬令救濟方式。「冬天我會買米、買衣服送病人，有人問我要不要二手衣？我很堅持一定要買新衣，過年要穿新衣啊！」送米送衣的楊醫生，經常在診間收到智能不足的病患的「回饋」：一個月前就摘下來放到發霉的玉米，或者一點一點存錢，然後買了一箱鋁箔包咖啡，「怕常常延診的楊醫師會肚子餓，可以喝咖啡。」這些都是楊重源很難三言兩語形容的感動。

為了塔須地區與台東精神疾患者，今年，楊重源成立「台灣喀瑪國際慈善協會」，希望把募來的資源做更有效的分配。看起來，楊醫師與楊曼巴雖然不會想著明天過後，但是每一個今天的步伐，都在軌道上行進。問他：若重新來過，還會再去塔須嗎？「我不知道，我不會假惺惺說還會再去，很噁心。」毫不遮掩揭露自己人性的一面，這也是楊重源的另一種驕傲。



書名：《一切都是剛剛好：台東醫生在喜馬拉雅山塔須村的義診初心》

作者：楊重源·齊萱

簡介：

有人說他偉大，有人說他傻，他卻覺得自己能夠付出，是老天爺的恩賜：剛剛好他有能力，剛剛好塔須需要他。這是一個台東醫生冒著生命危險，九年來八度上塔須村義診的故事。

## 智慧小語



人生誠然有太多的苦，因為求不得是苦，失去是苦，最吊詭的是，得到了也苦。

—《一切都是剛剛好》楊重源